

中國近代史資料

第六輯



中國人民出版社
中國近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

土默特文史资料

第 六 辑

（请交换、指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土默特左旗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编

一九九四年十月

封面设计	<u>博彦和什克</u>
封面题字	<u>博彦和什克</u> (蒙文)
	云 瑞 祥 (汉文)
主 审	云 金 亮
副 主 审	刘 令 德 云 霄
责任编辑	云 海 (特邀)
	赵 国 恩
责任校对	赵 国 恩 云姝琴

土默特文史资料 (内部发行)

第 六 期

编辑: 土左旗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

印刷: 海丰印刷厂

一九九四年十月

目 录

修建红领巾水库的前前后后·····	韩振誉 (1)
土默特地区历代人口概况·····	于永发 (34)
贻钦差与晚清清丈土默特土地的 活动·····	彭 勇 (75)
毕克齐述略·····	王 道 (105)
蒙 古 贞·····	暴风雨 (154)

修建红领巾水库的前前后后

韩 振 誉

红领巾水库的兴建，在当时本来很平常，但从现在的角度看，就有一些传奇色彩。有些情况甚至令人难以置信。

按照常规是搭好台再唱戏，而红领巾水库的修建是就搭台就唱戏，在开台锣鼓敲响后，才请角色编戏文。按规定，搞基本建设是先勘测，后设计，再进行方案对比、批准定案、申请经费、组织人员机构、调动工人，待一系列准备工作就绪后，才可施工。而我们在建库初期，在甫经初步勘测的情况下即组织开工，这就有点不太寻常了。

现在回想，记的是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傍晚，旗委书记阎兆麟领着我们十来个人到达毕克齐镇，住在了水磨村支部书记陈秀亮家里。这就是工程指挥部的临时“据点”。在这里着手准备水库的开工事宜。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和积极筹备，抽调了一部分工作人员和民工队伍，选定五月一日这个劳动人民的光辉节日，水库破土动工，指挥机关也迁往现场办公。

开工以后，一方面加紧勘测设计工作，一方面建立组织机构，抽调干部、民工。五月下旬进行设计方案对比，七月初提出初步设计书，上报审批。在设计方案未审定前，为了抢时间、争速度，从六月初开始挖基槽，进行了紧张的施工。设计方案批准后，根据设计制订了分区分段的具体施工计划，组织了一个又一个“战役”。

从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开工，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水

库基本建成，计一年零七个月。除冬季不能全面施工外，实际用了十六个月的时间。在水库接近建成时，还赶修了管理房屋，赶在上冻前完工。一九六〇年二月六日举行了竣工典礼大会。这时，旗里已组建了水库管理所，一九六〇年春浇时水库正式启用，工程指挥部撤销，干部各回原单位。溢洪道工程的未完部分，在管理所领导下继续进行，于一九六一年全面完工。至此，水库全部建成。在运行二十多年后，根据实践中摸索的经验，经自治区水利厅批准，于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七年又修筑了东泄洪洞。灌区建设也在逐年进行，逐步配套，基本形成了现在的水库概貌。

旗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要求我将红领巾水库的建库情况写一写，以便留诸后世。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但由于事隔多年，资料阙如，记忆所及很不全面，难免有疏漏之处，至请在施工中的老战友批评指正。现将大致情况从十五个方面加以叙述。

一、历史背景

美丽富饶的土默川，自古以来就是宜农宜牧的好地方。但在旧社会，由于三座大山的重压、频繁的天灾人祸，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九四九年，土旗粮食每亩单产仅77斤。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发展农业十分重视，对农民十分关怀，采取了宽徭薄赋、救济灾荒、兴修水利、防治水患、发放贷款、扶助生产等政策。经过剿匪肃特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运动，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彻底翻了身，经济上有了很大发展，生活上得到很大改善。全旗农业经过三年恢复，一九五二年粮食每亩平均单产达到130斤，一九五六年达到156斤。虽然有这样大的变化，但农业生产依然是靠天吃饭。由于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产量低而不稳，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七年，粮食亩产降到112—114斤。因此，发展水利和防治水患，便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从一九五三年起，国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国家要求尽快增加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以满足商品粮加工业原料以及提高人民生活的需要。因此，各级政府把发展农业当做长期的中心任务来抓，尤其是旗县一级。

一九五六年一月，党中央提出了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交由各地讨论，并参照制定发展规划。纲要要求黄河以北地区，粮食单产在十二年内由150多斤增加到400斤。纲要提出的十二项措施中，把兴修水利放在首位。根据这一要求，我旗从一九五六年春天即着手进行全面规划，秋季又抽调近百名干部，深入每个村落、山区，以林业为主，进行外业测量，最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内业汇总，做出了较详细的文字、图表等全面规划。在规划中把治水工作放在重要位置。这一工作我从始至终参加到底，既当战斗员，又当指挥员，故知之较详。

一九五八年，中央又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工业要跃进，农业要跃进，各项工作都要跃进。我旗当然是积极响应，第一位的就是要把农业搞上去。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各级领导把兴修水利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并付诸紧急行动，以水利的大跃进带动农业的大跃进。一个上下一心兴修水利的大气候已经形成。

二、兴利除弊

土旗的水利资源较为丰富，可资利用的既有地上水又有地下水。但在解放前，地上水基本上没有治理，地下水极少开发。农民受水利不多，受水害却不少。比如大小黑河、什拉乌素河，以及大小山沟，平时水很少，再加上没有工程设施，所以很少利用浇地。但一遇山洪暴发，汹涌澎湃，无法控制，冲毁堤坝，淹没田禾，围困村庄，伤亡人畜，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黄河虽相距较远，但每当大汛，倒漾水上来常常淹没大岱乡一带的村

庄和农田。在我的亲身经历中，每隔一、二年就有一次水灾，水灾过后又往往发生旱灾。十年中，大体是三水、三旱、四丰年。

水磨沟是我旗的一条大沟，发源于武川县境内，沟长约75公里，流域面积1381平方公里（指水库坝址以上）。多年来，平均径流量2320万立方米，清水流量在建库前一般年份为0.5秒立方米，丰水年大一些，枯水年小一些。但早年比现在的水量大些，原因是植被好，能涵养水源。据老年人谈，毕克齐在刚放垦时，遍地尽是梢林，人们硬是将树砍倒，一镬头一镬头地往出开垦土地。后边的山上更是满山松柏。后来植被遭到破坏，水土大量流失，清水逐渐减少。现在进库水量更少，大约才0.3秒立方米左右。这是近年来雨量减少和上游节节用水所致。

水磨沟与万家沟齐名，是较早开发利用的一条沟。从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放垦开始，毕克齐的农垦者逐渐增多。据老年人传说，大约就在开垦种植的同时，人们就利用沟水浇地。和察素齐人利用万家沟水浇地一样，逐渐形成了察、毕二镇的农业优势，增加了富庶程度，因此，也提高了察、毕二镇的知名度。但最初在工程设施方面，也只是因陋就简，相当落后，搞一些如张门渠、李门渠等小型渠道，一片地一片地加以浇灌。在旧社会，不论是满清政府、北洋军阀、国民党政权以至伪蒙疆政权，都不会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投资帮助农民搞水利。管水权历来操纵在地主豪绅手里，他们只能是借水发财，更不可能做出兴水利、除水害、为民造福的根本性大事。至于贫苦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心有余力不足，只能望水兴叹，没有能力治理。

水磨沟水从开始利用，经过二百多年，到解放前夕，清水灌溉的范围约为一万四千亩，而实际上每年仅能浇八千亩左右；洪水可灌面积约二万七千多亩，实际仅能达到一万六千多亩。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势力，管水权回到人民手里，成立了水利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但在建库前，工程设施没有大的改

变，灌溉面积扩展得不多。

至于水磨沟的洪水，差不多年年都有，只是大小不等而已。小洪水进行引洪灌溉，大洪水就会造成灾害。据老年人们谈，解放前洪水流量达到500秒立米就会出岸成灾，淹没村庄。清咸丰六年的大洪水，将毕克齐全村淹没，就是那次大水冲出一条小东河。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八年（1929年）、二十二年（1933年）、二十三年（1934年），连年出现大洪水，冲走了五里坡村十余户人家，杨二和16岁的女儿被淹死。解放以后，1956年、58年、59年、61年，都发过较大的洪水。特别是1958年8月8日的一次大洪水，洪峰高达1770秒立米，持续时间亦较长。这次大水冲毁房屋三十多间，农田400余亩，淹没庄稼6万余亩，冲断京包铁路，火车停运三天，损失巨大。

水磨沟到底是利沟还是害沟？答复不一。从毕克齐讲，得水利多，受水害少，当然是利。从整个灌区内中下游村庄讲，既能得到些水利，又常常遭受水患，是利害参半。从灌区外的下游村庄讲，得不到水利，光受水患，认为是害。那么，怎样才能使水磨沟水变害为利、造福大众呢？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这一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分析，认为水磨沟只有修建水库，才能达到兴利除弊的目的。修建水库的益处有三点，第一，蓄起水来可以扩大灌溉面积；第二，扩大用洪面积，经过水库调节，洪水全部利用，大洪水不致成灾；第三，可以引洪淤地，改良土壤，充分发挥防洪、灌溉、改土综合效益。因此，在水磨沟修建水库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三、方针和原则

农业要大发展，水利是先行。农业合作化全面实现之后，领导力量除了继续巩固合作化成果外，集中精力抓农业生产，积极推行农业“八字宪法”。“八字宪法”水字为头，一个大搞水利的群众运动在全旗掀起。在东部（现土左旗），除了红领巾水库

外，还修建了五一水库，哈素海扬水站亦于同年动工；在西部（现土右旗），开挖跃进渠，修建水涧沟水库。以上仅举出较大的工程，小工程还不计其数。

当时，中央的水利方针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修建红领巾水库完全符合“三主”方针。在水利建设上，上级提出了“三边”原则，即边勘测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红领巾水库就是按照“三边”原则兴建的，打破了先设计后施工的老规矩。“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又与“三主”方针、“三边原则”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三主”方针促成了水库的定案建设；“三边”原则使水库争取时间，尽快上马；“鼓干劲，争上游，大跃进”又使水库以特快的步伐进行建设，不但“多快”，还要“好省”；而“人民公社”统一调动劳动力，解决了人力问题，否则，没有人什么事也干不成。

四、名称的由来

水库命名，一般都是以所在地命名的。如北京的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内蒙东部的红山水库、西部的水涧沟水库、陈利天水库等。为什么水磨沟水库不因地命名，而叫红领巾水库呢？这里有全国千千万万少先队员的一片赤子之心。

一九五八年修建水库时，正是大跃进的年代，为了尽快把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为建设做贡献。少先队员们——祖国的花朵，也要为建设出力——捐款搞建设。自治区提出倡议，全国少先队员积极响应，共捐款28万元，全部交给了水库。钱虽不多，但意义重大，因此，水库命名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红领巾水库（简称红领巾水库）。原计划还准备搞第二，第三……红领巾水库。

由于1960年以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农业投资降温，美岱水库亦下马停建，所以未能再建更多

的红领巾水库。水库在建设期间，红领巾们也以主人翁的姿态，来水库进行参观和慰问。我代表施工组织还接受过他们的最高奖赏——红领巾。

五、水库概貌

水库坝址选择在距沟口800米处沟面最窄的地方。水库由大坝、溢洪道、输水涵洞三部分组成。

大坝高41.2米，最大坝长238米，最大坝宽245米，坝顶宽5米，在迎水面一侧筑有一米高的防浪墙。大坝基础挖至坚硬岩盘，最深处达12.5米。大坝造型为粘土心墙的土砂石混合坝。自基岩开始筑一条高两米的钢筋混凝土截水墙，从底部沿两岸山坡爬行至正常挡水位止。该墙与基岩凝结在一起，防止潜流水从底部穿过。大坝心墙以粘土和壤土填筑，底宽十二米，心墙外两侧均为砂砾石，再外是堆石，最外层以块石铺砌。在背水面坝坡上部，用白石头以蒙汉两种文字砌成“红领巾水库”字样。汉字为阎兆麟所写，蒙文出自多子寿老师手笔。五个汉字书写得大小不一，其中“领”字较大，“库”字很长，技术人员以同等比例放大。在砌筑时，我发现各字之间不大协调，于是亲自用不同比例计算后放大，投入砌筑。砌的每一个字大体上是在边长为20米的正方形内，十分壮观。这几个大字在天朗气清的时候，距大坝十五里之遥，坐在行驶着的火车上都能清楚地看到。大坝从底部每高10米各设马道一条，使整个大坝分成四个台阶。全部工程共用土砂石料80万立米，其中土料15万立米。如果把挖基、筑围堰、备土料等都计算在内，总共动用土砂石料101万立米。

溢洪道采用侧堰式，全长429.6米，底宽20米，上口宽35—50米，深25—40米，侧堰长90米。正常泄洪量1650秒立米，最大泄洪量2430秒立米。共开挖石方22万立米。堰顶和弧形溢流面分别用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浇筑。在溢流槽南半部西侧浇筑了混凝土护岸墙一段。在溢洪道末端西侧，修筑了10米高、40米长的弧形

岸墙。

输水涵洞共两个，一个是泄水洞，另一个是放水洞。泄水洞全长209.6米，为内径1.2米明流式钢筋混凝土结构，洞壁最厚为0.5米。为了施工导流和利用垫底库容以及放空水库的需要，设斜卧泄水涵管一座，计十三孔（层），作泄水调节之用。泄水洞最大泄量为12.49秒立米。放水洞全长117米，亦为内径1.4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在距入口50米处设竖井启闭塔一座。该洞最大泄量为15.95秒立米。二洞共挖土方8,767立米，浇筑混凝土1,724立米，浆砌石157立米，启闭塔混凝土82立米。放水洞和泄水洞的出口处上端，亦都用汉字书写洞名，字大约一尺见方。放水洞由王禄书写，泄水洞由我书写。后来经过改修改建，现在这些字均不存在了。

水库总库容1660万立米，有效库容820万立米，防洪库容560万立米，垫底库容280万立米。设计灌溉面积16万亩。目前，有效灌溉面积10万亩，保证灌溉面积8万亩，年最大灌溉面积（1979年）达到14.6万亩。

水库运行以后，在溢洪道东侧下边续建了东泄洪洞，洞径3.1米，最大泄量102秒立米。该洞不仅能泄洪，而且还起拉沙的作用。

截至现在，灌区共建起总干渠一条，干渠二条，支渠十一条，分支渠四条，总长181.51公里，共筑桥、闸、涵洞、渡槽等建筑物59座。为了保证农田灌溉，在灌区北什轴乡境内的东四两条干渠范围内，逐年打机井29眼，约增加水量0.5秒立米，实行分抽并流浇灌，既减轻水库在枯水期灌区对需水的压力，又保证了对农田的及时浇灌，人们习惯地叫做“井渠双保险”。

六、施工组织机构

水库最高领导机关是施工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委员十二人。主任阎兆麟（旗委书记），副主任郝秀山（水利厅副厅长）、韩振普（旗人民委员会副旗长），委员由有关人

员担任。有关水库的重大事项由委员会研究决定。按规定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实际上是根据需要召开。

委员会下设工程总指挥部，设总指挥一人，副总指挥三人，秘书一人，通讯员二人。总指挥由韩振誉担任，副总指挥由刘贵（水利工程师）、郭来宾（旗委常委）、云瑞（毕克齐镇委书记）担任。秘书赵锐（旗工会副主席），通讯员佟忠厚、云二文。工程总指挥部是水库工程最高指挥机构，秉承施工委员会意旨，执行施工委员会决议，进行施工现场具体部署和前线指挥工作。

总指挥部下设五个股，即：

——组织宣传股，股长由郭来宾兼任，副股长由李庆担任，股员有刘峻山、王永常、云绪明、卢登桥、云生祥、张宝岱、王耀武、周英、吴培业、李培、刘继祖、丁少峰、张敬文、张建忠等人。该股负责工地职工及营连干部的调配管理、干部民工政治思想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

——工务股，股长刘贵祺兼任，副股长由乌铮、辛述曾、王元宝担任，股员有贾怀义、卢致中、赵成孝、赵士廉、王俊德、贺成孝、齐殿武、云灵寿、张桐臣、王福英等人。该股负责施工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民工调度、施工管理、机电安全操作规程的制定和执行、工程质量的控制和检查等工作。

——器材股，股长由云芝山担任，副股长由郝毛楞（先）、刘占华（后）、董庆光（代）担任，股员有刘兰香、杨玉林、高善智、石秀、米如山、申泾河、张磐、尹储吉等人。该股负责材料的采购、运输、保管和支付；工具器械的购进、制造、保管、调配和维修；机械、汽车的管理等工作。

——总务股，股长由云全孝担任，股员有傅建业、滕子厚、申成奎、曲直、刘茂潭、石淑华、郑铁山等人。该股负责财务、会计业务管理、职工民工的食宿安排、工棚搭盖、粮食补贴等工

作。

——安全保卫股，股长由张占奎担任，副股长由李瑞江担任，股员有李金龙、宋大兴、任宝山、王福宽、范裕茂、郝玉鸿等人。该股负责工地安全保卫工作、监督安全操作规程的执行、检查安全设施、管理炸药等危险品、以及工地和民工驻地的卫生、医疗保护等工作。

工地有党、团委，各营有党、团支部。工地党委书记先后有郭来宾、李瑞亭；副书记云端、张学彦、郝毛楞等。专职干部有李培雄、杨建国。团委书记是李庆。组宣股既是党委的机构，也是指挥部的机构。其他工作人员本着精兵简政的原则均由指挥部及各营连中的党员兼职。党、团委在工地上确实起到了核心领导作用和发动青年积极工作的作用。

民工组织，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下旬以前，按照大队、小队编组，以后改为军事组织，以营连排班进行编制。每个人民公社为一个营。乌兰图格（毕克齐）公社为第一营，教导员孙万和、高怀怀，营长渠福厚，副营长王葵花、赵连玉；乌兰（北什轴）公社为第二营，教导员先后是周国治、姚焕全，营长赵明星；桃花（百什户）公社为第三营，教导员杨占山（杨八斤），营长（姓名不详）；乌宁（察素齐）公社为第四营，教导员王三，营长先后有云威威、武存信、董有科；民族团结（将军尧）公社为第五营，教导员尚来旺，营长高玉；东风（美岱召）公社为第六营，教导员冯振贤，营长先后有张声、张经忠、范计；联跃（双龙）公社为第七营，教导员张三娃，副营长孙宝山；红星（善岱）公社为第八营，教导员梁威威，营长于玠；卫星（发彦申）公社为第九营，教导员张俊，营长秦双万；先锋（陶思浩）为公社第十营，教导员云三马，营长朱发。营下设连，每连一般以民工100—200人组成，设连长一人，副连长1—2人，指导员1人。连下设排，排下设班，排有排长，班有班长。干部配备是每

民工100人设干部3人，150人设干部4人，200人设干部5人。干杂工的比例是干部3%，炊事员3%，烧水工0.5%，管理员0.5%，再加上干其它杂工的，总数控制在8%以内。

七、无私奉献

这样一个用工数百万个、投资数百万元的工程，除了一部分主要技工来自内蒙古水利厅所属的专业队伍外，其余全部是农民义务劳动者——民工。这些人来自全旗十个大公社，除萨拉齐（自己修建水涧沟水库）、耳沁尧（系山区）外，都参加了水库建设。其中80%的公社不是受益区。当时完全打破了受益与不受益的界限，为了全旗的水利事业、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在全旗范围内统一调动劳动力，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受益区理所当然、义不容辞，非受益区叫做共产主义大协作，亦视为光荣的义务。

民工人数根据工程进度和实际需要安排。初期摊子不大，用人不多，先由毕克齐、继而北什轴两个公社出人，组成一、二营。至一九五九年大坝集中回填时用人最多，民工营陆续增到10个，实到工地民工数最高时达到10,600人，加上参加义务劳动的0192部队533人，共11,133人。部队虽然人数不多、劳动时间不长，但作用很大，既体现了军民并肩搞建设，又给民工做出了好榜样，起到了鼓舞激励的作用。

这些民工在水库劳动强度大，待遇低，生活很艰苦。挣下的工介绍回大队记工分红，工地仅给少量的伙食补助费和辅助工资。从水库开工到一九五七年三月底，每个工口仅发辅助工资0.1元。四月一日起辅助工资不动，每个出勤日另补伙食费0.25元。四月十一日以后，辅助工资加至0.2元，铁木技工为0.3元。五月一日以后，伙食补助增至0.3元，每个定额工（后来实行定额工补贴）受益区为0.4元，非受益区为0.6元。民工的吃粮标准，一般是54斤。除按队里留粮标准带足外，不够部分由国家补助。一九五八年五至七月，日补0.5斤，一九五八年八月至一九五九年三

月，日补0.7斤，一九五九年四月至十二月，日补0.8斤。虽然每日平均吃粮达1.8斤，但由于劳动量大、蔬菜少、肉食更少，故仍感不足。有的人从家里带的粮少，就较为受饿。粮食品种有粗有细，每天吃一顿白面，其余是粗粮。住的是临时搭起的工棚，地下铺的是麦秸，较为潮湿。有一次下大雨，大部分工棚漏水，好多衣服被褥被漏湿。就是好天气，也得经常晒被褥。

在这样的条件下，民工们绝大部分能坚持下来。他们不怕艰苦、克服困难、不计报酬、积极地忘我地劳动，这种勇于奉献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为什么能够这样呢？我以为最主要的是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政治环境所使。那时候，为了尽快实现共产主义，一切为了大公，不计小公，更无自我，人人以奉献为荣。其次，人民公社制度，在经济方面把社员和集体紧紧捆在一起，社员劳动完全由社队安排，指到哪里干到哪里。干活记工，记工分红，不劳动什么也没有。在水库劳动，虽然艰苦些，但工分较高，还有粮、款补助，比在后方略好一些。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水库修建的三年多时间里，有10位民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大古城村的赵祥明、李志德、冯之恒（一九五八年八月在洞沟掏土时，因违章作业被塌方压死），脑包村的吴润亮、胡天明、王银银（一九五九年二月在溢洪道打洞子炮时，因违章作业被黑色炸药起火烧死），杨家堡村的赵全威（于一九五九年死亡），水磨村的张二文（一九六〇年二月在溢洪道开挖时死亡）、刘亮亮（一九六〇年九月在溢洪道开挖时死亡）、张三娃（系水库管理人员，于一九六一年七月在维修输水洞时不慎死亡）。在这些人当中，年龄最大的李志德41岁，最小的刘亮亮仅19岁。我和全旗、全灌区人民一样深深地怀念着他们。除此面外，还有许多人受过重伤，有的造成残废。至于一般的小伤，那就更不稀罕了。就是这数万名无私奉献者，创建了前所未有的水利成果，揭开了土旗水利史新的一页，为子孙后

代开辟了幸福的源泉。虽然未能一个个留下他们的姓名，但他们是真正的英雄，默默无闻的创业者，灌区人民应该永远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

在建设水库的过程中，除了男同志外，还有三四十名青壮年妇女。她们不甘示弱，大多数和男人们一样挖土、抬土，也有个别充当炊事员的。如一营副营长王葵花，既当指挥员也当战斗员，是妇女中的佼佼者。过去，在出生入死的革命年代里，处处有妇女参加；现在，在生产建设中也同样有妇女参加，和男人们并肩战斗，同工同酬，破除了重男轻女的思想，在水库建设中同样应该铭记她们的一份功劳。

八、同甘共苦

参加水库建设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一部分是由旗级各部门和公社抽调的，另一部分是内蒙水利厅抽派来的，还有一部分是下放农村劳动锻炼的，都是以劳动者的身份上水库，临时抽出做干部工作。

当时，指挥部的干部和各营的干部生活都较苦，衣、食、住、行等条件都很差。营干部随民工一起吃住，指挥部干部在指挥部吃住。工地上没有劳保用品，连雨衣、水靴也没配备，每当阴雨天气或洪水袭来时，只有挨雨淋和水浸。吃的粮食是按国家规定标准，粗细搭配，和民工差不多，基本上是粗茶淡饭，每星期或节假日改善一次生活。有一段时间，供应的一种面，既不象高粱面，又不象玉米面，也不象荞面，人们叫它“审不清”，只能做窝头吃。这种面，民工们有搭配，干部们也有搭配。最使人难忘的是指挥部刚进山沟扎营，人住的是方斗形小单帐棚，中间一根主杆，四角四根小杆，摇摇晃晃很不牢靠。工地上仅有一顶象样的大帐棚让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住。没有伙房，用柳笆子围了个围墙，垒了个露天炉灶，人们就蹲在围墙内吃饭。五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山沟里刮起八级大风，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凌晨